

彭鶴濂

著

棕槐室詩

徑入山綠，山深疑有雨。幽禽穿冷光，松陰上衣履。
微聞有香來，陣陣開夢路。嵐氣散疎林，沾袂蒼煙霧。
瘦石孕深碧，含羞如處女。美人期不來，獨往自成趣。
碧霧翠微，寺遠不知處。安得結茅廬，長向此中住。



趙樣初



彭鶴濂
著

棕槐室詩

趙樣初

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棕槐室詩/彭鶴濂著. —上海: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-7-5520-0413-7

I. ①棕… II. ①彭… III. ①詩集-中國-當代
IV. ①I227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3)第 228241 號

棕槐室詩

著 者:彭鶴濂

責任編輯:繆宏才

封面設計:閔 敏

出版發行: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

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號 電話 63875741 郵編 200020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照 排: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術有限公司

印 刷:上海信老印刷廠

開 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開

印 張:7.25

插 頁:2

字 數:130 千字

版 次: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0-0413-7/I · 104

定價:25.00 元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詩集列入上海市金山區東林文史研究會
2013年出版計劃



老來將壽補蹉跎將壽補蹉跎
 七十光陰一擲過劉禹錫詩
 寂寞不妨未死且吟哦底須劫
 後愁文字又向灯前自揣摩為
 謝故人頻問訊謂振論詩斟酒
 復如何

自題七十小影以贈

思維詩兄莞存

弟 彭鶴瀛

序

夫國風以詩教溫柔敦厚，江漢化行，標厥旨也。縣歷千祀，唐代繼起，體分派別，各成家法。余於唐詩中最愛大歷十子，而沿及王孟韋柳諸家，恒欲於近人中求一似者，固不多覯也。蓋是人必具寬閒之度，居山水之區，有煙雲花竹魚鳥之娛，聽田水聲而解頤，聞木樨香而豎指，情與景融，心與道合，庶足與此乎？游方以外，與天爲徒，不斷不雕，乃臻元化。

日者，金山彭子鶴濂，以詩卷來求是正。余識彭子固有年，嘗稱其五言絕句，逼肖唐賢，得靜者意。間論此體，僅二十字，篇幅無多，而須包括萬有，即求之古人，亦不多傑構也。而彭子乃能之，非專心致志，曷能至此。迨觀其全稿，選聲侔色，即景摠情，空山獨行，遺世特立，固超然塵垢之外者。茫茫宇宙，把臂入林，舍君其誰屬耶？

茲錄其佳句，俾成一格。五言如《遊東大池》云：“一徑清無塵，鳥語出新綠。人影濕朝煙，澗香透疎竹。”《舟行即景》云：“舟移漸離岸，四望煙水合。橋影落中流，江光淨毛髮。”《錫山道中》云：“一徑入山綠，山深疑有雨。幽禽穿冷光，松陰上衣履。”《漪瀾堂坐雨》云：“一雨山盡活，萬綠塞窓牖。泉從澗底鳴，雨在雲中走。”《題畫》云：

“泉聲安鳥夢，松影上僧衣。”《夜過禪院》云：“蛙聲涼似雨，螢火遠疑燈。”《歸途》云：“市屋沈雲底，風帆走樹中。”《莊洪浜避兵》云：“巷深風不到，家遠夢難歸。”《紀夢》云：“山門千丈瀑，直與一宵長。”七言如《遊窰鎮公園》云：“蓬蒿滿地亭無跡，賸有一碑如筆直。”《舟夜》云：“月黑直疑天下墮，岸移始識水西流。”《寄懷馮振心錢仲聯二師北流》云：“飽飲江光峯外住，一村綠護兩詩人。”《夜歸》云：“星下叩門人不應，一庭涼影落槐花。”《夜宿山村》云：“亂山殘雪無人賞，不信今宵是上元。”《自題櫓聲帆影樓壁》云：“帆影櫓聲斜日裏，秀州塘好苦無山。”《題畫》云：“新綠滿村知雨過，濕雲如夢不離山。”皆與古人神會，如成連鼓琴，予欲無言。又《京滬道中》云：“山凍柳眠花又睡，數州殘雪作春寒。”得詩人悱惻之旨，儒者匡濟天下，當存此心。《楓涇道中》云：“數聲布穀雨初過，新綠一村人未忙。”《題村曉圖》云：“江村一種凌晨味，只有船孃打槳知。”寫江鄉風景，自饒意趣，非箇中人不能道也。至若“一碑如筆直”，學昌黎排冢尚可。而“瀑與一宵長”，學東野苦寒，則不宜多作也。詩中論及元賓、昌谷未享大年，蓋舍中和之道而趨於偏，自取短促，願君勿效之也。

余年垂耄，爲作弁言，且爲改字曰鶴年，以取遐齡之義云。

辛巳孟冬大雪節，廬江鶴柴山人陳詩，時年七十有八。

序

詩才受之於天，才有小大，不可以強。才大者爲巨川，爲崇嶽，其采若雄虹，其聲如轟霆。才小者爲幽林，爲曲澗，如秋月之波，如春鳥之鳴。各適其天，莫非至也。有唐一代，李杜爲詩宗，其才固揮斥八極，窮古今之變。然如劉昫、常建之倫，存詩不多，而短章夔絕，自具一天地。必謂李杜外無詩，僞矣。朱明以來，七子之倫，貌爲壯濶，竟陵矯之以幽峭。壯濶者未必真李杜，則竟陵所詣，翻足多焉。

金山彭子鶴濂，篤志於詩，精不旁騖，擅爲五言七絕。冥搜孤造，如寒潭瘦月，光景幽絕，雖宋之九僧、四靈，唐之姚合、賈島，無以尚。或有病彭子之不能縱其才而廣其度者，是欲彭子於真力尚未彌滿之際，舍所長而用厥短，吾知彭子之必不爲此也。自余在無錫國學專修學院爲諸生說詩，一時俊彥如沈子希乾、陳子雁迅輩十餘人，皆工詩，有吟社之立，更唱迭和。彭子顧掉臂獨行，孤芳自賞，是誠有獨得之趣者矣。

其後彭子學成歸里，有作必以抵余，每變而益進。今將刪定所作繡之梓，而以序言爲請。予惟彭子寸心得失，自知甚明，奚待余言。顧願爲彭子反覆道者，大小各有其

至。他日彭子閱歷學問日以富，筆力日以充，吾又安知彭子之不能擴其境界，上規李杜。而在今日強而爲之，則與其舉鼎絕膺，何如須彌藏芥。倘謂是乃斥鷃之見也，固於所不辭也。

丁丑秋九月，虞山錢夢苕。

棕槐室詩評代序

同光詩派，膾炙已久，人或以爲祧唐禰宋，實則非也。宋詩多源於唐，北宋諸名大家，無不以少陵爲鵠的。唐宋原不必分界，然神理則同，面目略別，學者或各有偏重耳。如鄭海藏雖一生服膺宛陵，然亦喜賈島、姚合，尤心折韋、柳。陳蒼虬初宗杜、韓，晚學山谷，而於玉谿、冬郎，並皆篤好。其他諸家集中，亦皆唐宋互見。惟海門周彥昇名家祿，著有《壽愷堂集》。則深入唐賢三昧，其詠街西牡丹一首，雖宋賢見之，亦當斂手。學唐者獨不可以名家乎？彭子專志學唐者也，故書所見以進之。

詩不外乎情景事三者，寫景特其一耳。四靈鑑於晚宋末流之敝，倡提唐音，惜但工寫景，故其境狹，其體小。然幽雋獨絕，流傳至今，已成專派。以與膚廓之明七子相較，軒輊自有定論。故與其學七子，毋寧學四靈，錢序中所謂小以成小者是也。然彭子年方壯盛，詩境詎即此而止乎？他日孟晉不已，必能於寫景之外，兼工言情隸事，由五律七絕，擴而推之，於古體長篇，各體俱備，未可知也。在此筆力未充之際，強而爲之，固如錢序所慮舉鼎絕續。而在將來大成之時，安見不力能扛鼎。彭子其有意乎？

至德周達。

序

同學彭君鶴濂以所作《棕槐室詩》並與同學石君少逸、俞君子石論詩書相示。讀之卒業，既驚彭君藝事之精能，戛戛獨造，有非同輩所能企及者，復爲俞石兩君先後謝世而悲，恨不能起兩君於地下而共論之也。

石君主取法乎上，以學漢魏六朝三唐爲上，謂宋詩不宜學。俞君主性情，而以五古六朝爲盛，律絕唐代擅名，獨推謝朓與李白、杜甫，於南宋以下多貶辭，尤力詆清同光以來之爲宋詩者。君所論主天性所好，無間唐宋，博觀約取，不廢宋以後詩。於宋詩主以大體求之，於宋取其格局，於唐取其面目，融會唐宋，要在學其神吻，歸於性情之真。三君所論，皆有其勝處，或異乎僕所聞。

僕以爲取法乎上，非僅漢魏六朝三唐之所謂上也。漢魏六朝三唐之所謂上，流而已矣，而詩之源不在是。由詩之源以求乎上，詩人之作，思深意遠，苦心焦慮，情繫家國，恫瘝在抱，有不能已於言者。其言則關乎世運，繫乎民生，如屈原之《離騷》，恫宗國之危亡，哀生民之憔悴；如杜甫之《三吏》、《三別》，傷唐代之衰亂，悲人民之血淚。以第一等懷抱，抒愛國憂民之情，而其藝事之精能，或則驚采絕艷，難與並能，或則聲情並茂，搖蕩性靈，斯爲最上

之作。凡此最上之作，於國族危亡，世運隆替之際常能遇之，不局於漢魏六朝與三唐也。文山之作，亭林之篇，下及人境廬之詩，於中往往遇之，皆足以震盪人心。此僕所謂取法乎上，由詩之源以求乎上也。石君之所謂上者，由詩之流以求乎上也。由詩之源以求乎上，則先求有第一等懷抱。於古今詩人之作，則先求風雅比興，而探其情志，求其風骨，挹其華采，不局於漢魏六朝三唐也。是亦就詩之流以求乎上，有取於比興、風骨、華采也。抑人之才性或殊，則各就其所好以求其極至，所好不同，則所謂上者或異，此即君所謂天性各有所好，亦即詩本性情之說也。詩本性情，憂深思遠，恫癘在抱，字字皆從至性中流出者，獨非性情乎？則僕之所謂取法乎上者，即本於性情。特是所謂性情者亦有高下之分，雅鄭之判，熱中利祿，追逐酒食，則下矣，淫哇豔什，描繪橫陳，則鄭矣。俞君之所謂性情，自求其正，然就謝朓、李白言之，則尚未爲極至，以其於風雅比興或有未足也。而又貶尚宋以下詩則又何也？此僕與俞君之論不盡同也。君之所論，轉益多師，實符鄙見。欲取宋詩之深，唐詩之韻，以歸於性情之真，亦未可輕議。然尚當判別源流，詩主性情亦不離生活，不離時代。今之生活既大異乎古，今之時代亦二千年來未有之變局，欲模古人之聲口以寫之，不亦難乎？人境廬詩則以舊形式寫新時代新生活者，其必有異於古，異於古始合於今。此僕與君稍有相違者也。雖然，古今之詩人，大家少而名家多，名家者其所見不如大家之思深而意

遠，但其所作必有獨造之境，迥不猶人，亦足以蕩搖性靈，此則所謂各就其所好以求其極至，亦足名家。

本此以論君之詩，君之詩，其名家之作乎？君詩工於寫景，其幽深靜謐之境，瑰麗奇偉之色，設想殊特，出人意表。讀之，如入仙山，如登寶島，其所抉發，雖人人可見之境，而出之君之詩筆，則有卓絕之光景，足以振人魂魄，豈神韻詩之極境乎？君於此所造，已度越常人。君詩之勝處在此，有此勝境，亦足以傲視流輩矣。然於僕所言之第一等詩者，則尚未逮。太史公稱行萬里路，杜陵稱讀書破萬卷，而又益以家國之感，生民之悲，凡此則繫乎人之遭遇，有非可以強求者也。固不必以此責之於君，而君之所成就則已卓矣。

一九七九年八月八日，周振甫書於北京。

自序

余年十七，始學爲詩，苦無師承，惟日取《唐詩三百首》讀之，粗知作詩門徑。歲壬申，負笈無錫國學專修學校，從陳石遺、錢仲聯二先生學詩。石遺師每週僅來校一次，請益較疏。而仲聯師則旦夕侍從，循循善誘，益我良多。既卒業，獲交海內名流，詩札往還，稍進境矣。余早年多寫景之作，寫氣圖貌，既隨物以宛轉；屬采附聲，亦與心而徘徊。好窮情貌，思逐象外。然中歲以後，蜷伏鄉里，足不出遊，無由開拓其心胸。況今山河非舊，社會日新，作詩當深入生活，鼓吹休明。惜晚年精力漸衰，病未能也。暇則惟與黃君思維，茗坐談詩，縱論古今人得失。或有所作，每相示以爲樂。爰董理平生所作，刪存四百餘首，惜未編年，遂以建國前爲上卷，建國後迄丁卯爲下卷。噫！余詩豈足存耶？藉以知余之性情懷抱而已。至若錄存師友評語，以識循誘攻錯之益，則前賢早有同契，非欲有所標榜也。

一九八七年丁卯小暑節彭鶴濂。

名家評語

陳曾壽蒼虬曰：詩境幽絕，深入四靈之室，無一點煙火氣矣。

夏敬觀映庵曰：九峯三泖，平遠幽秀，作者得山川之助。寫景特佳，殆猶摩詰詩中有畫也。子言所取名句，拔可所評，予無間言。

周達梅泉曰：清空婉約，迥絕塵埃，是從唐賢三昧中流出。

陳祖壬病樹曰：“清光門外一渠水，秋景牆頭數點山”，詩境似之。又曰：吾弟詩境益清真，欲不食人間煙火矣。

譚澤闓瓶齋曰：大作益超妙，鶴柴鑑定不虛也。

夏承燾瞿禪曰：幽蘊似元賢，濃麗如夢茗庵。

高燮吹萬曰：頗似王孟，真唐人風味也。

鄭逸梅曰：詩以風雅爲主，頌次之。讀《棕槐室詩》，溫柔敦厚，符於詩教，與時彥之好爲頌體者有別，爲之傾佩。又曰：大作益復清新雋永，當代所謂“詩人”者多，而翁真詩人之詩也。

錢鍾書默存曰：大稿諷詠無斃，斟酌《吳會英才集》與《近代詩鈔》之間，清詞麗句，洵衆作之有滋味者也。讀子言先生撰序，名流鑑賞，月眼無花，傳後信今，不待贅說。

程千帆曰：靈襟麗藻，誦之忘倦，無緣陪攜，但深馳仰而已。

蘇局仙曰：《棕槐室詩》再三讀，詩乎詩乎，此之所謂詩矣。

陳兼與聲聰曰：大作雅純無匹，拜讀至佩。錢、周二公，一時巨擘，但觀所與，已是高人。又評《夢醒》云：“未上蓬山驚夢斷，無情最是五更鐘”，悠揚有深致，佳句也。

陳九思曰：格高思雅，韻沉語鍊，置之唐賢集中，直可亂楮。拔可丈昔年屢曾奉手，崖岸頗高，於同時人少所許可。而評足下之詩，則稱賞備至，可見名下無虛。

徐定戡稼研曰：佳什拜誦數四，歡喜贊歎。詩五言尤

擅勝場，以溫柔爲旨，平正妥溜，不矜才，不雕鑿，字字皆本色語，求諸當世，殆不多邁。諸老輩得親承謦欬，評騭尤絕精當。

周退密曰：足下金山名士，師友均一時耆宿，故能淵雅如是，非弟所能望其項背。尊什中“不知舞散歌闌後，即是天荒地老秋”，與劉夢得“莫道兩京非遠別，春明門外即天涯”有異曲同工之妙，欽佩之至。他作亦幽靚淡雅，碩果亭、尊瓠室所評是也。

霍松林曰：大作格高韻雅，情深文明，各名家品題，皆非溢美。

周采泉曰：大作能得鶴柴先生一序，具徵享名之早。各詩能得王孟神髓，爲儕輩所不及，佩服佩服！

富壽蓀曰：大作冥搜孤造，幽雋絕俗，諷誦再四，欽佩無似。